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八

雍正四年九月

上諭三十四道

初四日刑部議覆奉天將軍噶爾弼等奏蔡登科虧欠人參又更名領票應發遣奉

上諭此事著照該將軍等所奏行但偷刨人參應擬發遣之犯發黑龍江等處則與伊犯罪之處相近兇犯不知

懲戒嗣後偷刨人參應行發遣之犯若係滿洲應發往江南荆州西安等處有滿洲兵駐防之省城當苦差若係漢人應發往煙瘴地方當苦差著定例議奏

初七日奉

上諭錢文乃民間日用之所必需向因錢價昂貴朕悉心籌畫至再至三令鼓鑄之錢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仍復不減是必奸民圖利有銷燬制錢打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銅器則錢價究不能平而無以便民間之

用從前九卿議令不許製造黃銅器皿其已成之銅器有情願出賣者俱作廢銅交官給與價值朕思如此奉行究不能盡除積弊且些微物件亦難會集交官終屬有名無實嗣後京城之內除三品以上官員准用銅器外其餘人等不得用黃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其將所有黃銅器皿悉行出賣當官給與應得之價如旗人則於本旗交官領價漢官民人則於五城該管之處交官領價不論輕重多寡隨便收買不許發價之人絲毫扣剋

違者重治其罪若三年之後仍有私藏黃銅器皿者亦加重處如此可永杜燬錢製器之弊而國寶流通民用充裕實為大有裨益著九卿確議具奏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駁查盜犯尹四老官一案將二人為首與律不符奉

上諭李紱奏報盜案事情刑部駁稱一案之内將二人為首與律不符應令該督訊明此案起意為首之處分別確實具題等語查此案當日李維鈞原報起意盜首二

人刑部行令將盜首二人嚴拏務獲並未駁稱不應將

二人俱作盜首今李紱照前具題忽加駁詰前後互異

如此若從前錯誤刑部堂官亦應自行檢舉何得任意

朦混邇來刑部辦理事件舛錯處甚多著交部察議此

事著刑部另擬具奏

又淮關監督年希堯叅奏原任監督慶元貪婪劣蹟

奉

上諭慶元莅任年餘朕聞其聲名不好曾屢次詢問張大

有令其據實陳奏張大有堅稱慶元秉公奉職商民皆便朕又詢問張楷張楷亦稱慶元居官甚善朕以二人陳奏之言自屬可信故將慶元留管淮關稅務今覽年希堯參奏慶元劣蹟多端商民含怨則從前張大有張楷徇私妄奏可知著張大有張楷明白回奏年希堯所奏慶元款蹟及伊不法之家人俱交與黄炳齊蘇勒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又湖廣提督趙坤奏報奸民謝祿正盤踞山谷為盜

遣兵緝拏奉

上諭不法匪類藏匿山谷盜竊為非地方文武大吏遣兵緝拏預先若有調度何難即刻擒獲乃發兵千餘名而賊徒竟敢抗拒賊首公然逃脫則大吏全無布置委用非人而弁兵之怠玩可知矣且此案起於康熙六十一年此數年來地方文武大吏何故因循疎忽縱盜養奸並不早行緝捕著伊等明白回奏

十一日

諭山西總督伊都立前爾聞陞雲貴總督之命將欲離任之時將山西闔屬耗羨飭令裁減今聞得爾回任山西以公用不敷又將裁減之數復行徵收大凡地方舊例之所有欲行裁減必合前後計算而後舉行若既已裁減而奉行不久又復徵取則朝三暮四有同兒戲甚屬不合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地方官民可謂庸愚無知之極諭旨到日可速照原裁減之數仍行裁減若少陽奉陰違朕有所聞必治以重罪

十二日奉

上諭河南管河道佟鎮向來朕實不知其人因隆科多屢次在朕前保薦稱其才能是以用為河南道員前石文焯為河南巡撫奉命署事浙江時亦附會隆科多之意奏稱佟鎮才具可用請帶往浙江辦理賑濟事務朕因其尚能効力奔走是以用之乃從前田文鏡參劾知縣闗暾汪誠比時隆科多在朕前奏稱闗暾汪誠居官甚善被參實為寃抑等語此亦明係佟鎮以此告之於隆

科多隆科多遂奏之於朕也昨佟鎮將陳世倕張球揭報此不過欲報復田文鏡条革關暾汪誠等之私怨耳且佟鎮在任倚仗隆科多之勢傲上凌下恣意妄行即如揭報陳世倕等一事尤屬狂縱佟鎮著革職其任內劣跡著田文鏡一面題条一面會同欽差海壽史貽直嚴審定擬具奏此等倚勢挾私朋比設法陷人之風斷不可長

又奉

上諭李成龍奏稱歸州知州陳之緹雖已年邁歸州額賦不滿三百兩請留供職等語知州管理一州之事凡興利除弊息事寧人皆其職掌所辦理者豈止催科一節李成龍所奏甚屬錯悞俟宜兆熊來京陛見之日朕再降諭旨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毆死梁永瑞之阿其那家下太監馬起雲應斬一案奉

上諭阿其那已獲重罪伊之太監馬起雲尚敢仗勢行兇

率領多人毒打渠永瑞登時斃命刑部照故殺律定罪甚是馬起雲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協助行兇之達色常壽存兒均屬惡黨俟枷責滿日將三人分散發遣遠處

十三日奉

上諭張楷係旗下微末之人朕以其為府道時尚有聲名於兩年之内自道員拔至巡撫張楷理應感激朕恩實心出力以圖報効乃伊從前在京陛見時朕面加訓誨

深切周詳伊雖跪聽而其神氣並未悉心領會儼若胸有成竹者及到任以後惟務沽取虛名於地方事務全不經心料理朕屢降諭旨教導伊置若罔聞既不遵行亦不回奏即間有回奏亦不將諭旨敘入披覽之下總不明晰其辦理陳奏之事顛倒錯悞之處甚多近來益復加甚可見張楷向來所有虛名皆係鑽營巧飾以致上聞非果名實相副也朕念江蘇地方緊要張楷行事如此甚為憂心故范時繹前往江南署事時令其親至

蘇州傳諭張楷並看其言論何如據范時繹奏稱張楷聞命之下詞意展轉至於議及彌補虧空之事張楷則云曾奉上諭既免浮糧百姓踴躍急公即於此內酌量彌補亦未可定似此荒誕悖理之語朕何如主而出此言張楷公然假稱以為朕之諭旨向范時繹傳述則張楷平時卸過於君上而取悅於百姓者即此可知矣且如向來有將俸工抵補虧空之例朕降旨永行停止又如直隸之虧空州縣官員朕俱令其解任設法完項凡

此皆惟恐以虧空之故絲毫累及小民豈有向張楷降
此諭旨之理乎張楷又云我應將此事先啓知我們王
爺我想皇上何事不告訴王爺王爺又何事不可啓奏
皇上竟先探討意見指示然後再奏自然允協等語怡
親王公忠體國舉朝共知張楷乃以私心妄行忖度出
此狂謬之語非惟不知朕心並不知怡親王之心矣即
如江南分縣一事張楷不遵學校定額妄請增添入學
名數朕豈肯為其所欺故不准行及朕今日面加詢問

伊則云當日婁縣原有此例既有此例而伊從前陳奏時並未將舊例聲明蓋其私心以為援引舊例則人不歸德於已似此用意巧詐豈能逃朕之洞察乎更可異者朕降訓飭之嚴旨而伊奏本中竟自稱臣雖有潔已愛民之心而無振作有為之能大凡愛民之政莫大於察吏緝盜張楷在任縱容不肖官吏鹽梟盜賊為害地方朕訪知貪劣不及官員降旨指名令其叅奏伊始行叅奏朕訪知鹽梟私販降旨指名令其緝拏伊始行緝

拏伊在任數載而裨益地方之事無一可稱乃公然以愛民自誇於君父之前有此理乎即如目前范時繹檢舉之事以世居蘇州之張安國而張楷題為松江金山之知縣昏憒若此尚得謂之留心吏治乎潔已二字乃朕獎勵臣下之語張楷何得以此自居張楷在京陛見時奏稱舊有私債未得清還比時朕格外加恩許其在藩庫中借銀二萬兩以償夙負俟將來陸續還項乃伊到任後違旨將關稅盈餘銀兩動用二萬隨即具摺奏

謝賞賜之恩並不提起還項且稱私債已完嗣後可以專心辦理公事等語夫國家錢糧關乎經費朕為天下主豈能舉天下之經費以資督撫之私用況張楷奏稱私債已完可以專心辦事然則私債不完遂不當專心辦事乎且張楷之不動藩庫銀兩者仍是巧護虛名疑朕之意一團為已之私心況其在任假冒清廉之名暗中實有巧取之處安得謂之潔已乎且為大吏者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皆職分以內之事朕不知如何謂之振

作如何謂之有為朕之諄諄訓誨者不過欲地方大吏各勉其職各盡其道以為息事寧人之本何嘗以苛刻為能察察為明而令督撫等生事以滋擾乎如朕諭中所言田文鏡楊文乾李衛三人者試問張楷伊等三人不能愛民者何事不能潔已者何事其振作有為而煩擾地方者又何事徇私苛刻參處不當者何人著張楷一一指陳以朕綏靖地方之心而張楷視為煩擾地方之事其意不過欲姑息優容得宵小之歡心而不顧國

家之法度使名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此大奸大詐之存心尚得謂之知君臣之大義乎張楷在旗人中僥倖中一舉人遂自謂科目中人目空一切今於臣子事君之道全然不知尚靦顏自命為讀書人乎又如請安奏摺沾污不堪昨奉命馳驛來京竟敢坐轎徐行即此見其傲慢放肆不臣之心也張楷原係安親王門下旗人今屬怡親王門下揣張楷必是顧戀安親王門下之舊黨故行為如此朕實不料張楷之行為若此其心甚不可

測著將張楷革職鎖拏將各項情節及范時繹奏摺二件俱發與九卿閱看嚴審定擬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古者射御居六藝之中為聖人之所重本朝自開國以來騎射精熟歷代罕有倫比旗人凡少長貴賤悉皆專心練習未有一人不嫻熟弓馬者士子應試必先試其騎射合式方准入闈蓋恐其專習文藝或致騎射生疎故先以此試之即今部院堂司官亦每月如期在本

旗教場該管都統佐領看練弓馬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創制立法之意誠深遠也近來文官外任之人漸漸疎於騎射即如張楷從前得中舉人必由騎射合式始得入場朕昨命其馳驛來京及令人中途看視則見伊坐轎徐行不能乘馬觀此則張楷從前騎射之合式或係夤緣請託不然即居官之後全不以騎射為事矣由張楷推之目今旗人外任文官者必多不能騎射之人若聽其因循怠惰將來必致騎射生疎人材軟弱豈

國家創制立法之意乎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歲以下
者限二年之内仍須熟練騎射倘二年後有不能騎射
者該督撫即行參劾若督撫徇隱經朕察知將督撫一
併治罪

又奉

上諭明年乃會試之期春季適有閏月則二月節候尚早
天氣尚在寒冷凡應試舉子途次遠來及闈中考試恐
其寒冷辛苦朕心軫念著將明年二月入場之期改至

三月令該部即行文各省諭令知之若近京各省應試之舉子俟開春起身前來亦覺甚便嗣後會試之年遇有閏月該部先期奏聞

又

諭戶部去年山東濟南兖州東昌三府偶有水患朕心軫恤蠲賑兼施復將本年漕米或全緩徵或緩徵一半以紓民力今年山東雨水調勻二麥豐登民生樂業惟是去歲被水低窪之處又經今夏之雨未必能及時播種

以獲全收查去歲緩徵之米應於今年並徵誠恐民力艱於輸將用是再沛恩澤將去年全緩之州縣令其於今年帶徵一半明年帶徵一半著山東巡撫轉飭各該州縣實力奉行務使民力寬餘以副朕加惠閭閻之意又聞山東登萊青三府連年豐稔此時商販之米自東而西者絡繹不絕著山東巡撫酌量動用帑銀委官購買分貯於濟南等屬米少之州縣再勸諭各商販等多運米石至濟南三府俾民間得以收買存貯則明歲青

黃不接之時米價不至騰貴實預籌足民之善策也爾
部可即遵諭行

十六日奉

上諭朕訓諭諸王大臣所降之旨甚多有留心敬聽者亦
有聽過即忘者凡曾聽朕諭旨之大臣著各將所奉之
旨繕寫密封具奏除拏問獲罪之人外如拉錫之類解
退之大臣亦著具奏能書漢字之人即以漢字繕寫具
奏不必急遽于兩三月内俱可現在文武大臣既各將

所記之旨意具奏其輪班條奏著暫行停止如有欲行條奏者仍著條奏

十七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將至京師大學士等向朱軾之子朱必堦詢問明白預行奏聞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賜膳示朕眷念之意

又

諭吏部州縣為親民之官關係緊要現在投供候補候選

所剩之人俱屬平常用之於不甚繁劇之州縣尚可供職若任繁劇必致貽悞地方及至督撫訪察題叅事務已致廢弛著將在京候補候選無論已未投供驗到各項人員爾部出示曉諭查明帶來引見

又

諭戶部去年莽鵠立奏稱長蘆竈地久未清查以致民竈爭控不已請將竈戶灘地從前售與民人者許其回贖如無力者仍許現在耕種之民收租納糧俟原業竈戶

有力之日再行回贖等語比經九卿議覆准行近聞當年竈地轉售與民其年分久遠有百餘年者業主售主多半變更即有子孫當時價值多寡亦俱遺失或有逃亡等戶更無從質問以致同姓影響之人彼此爭贖紛紛告訐實滋煩擾若必俟原業竈戶有力之日回贖倘或始終無力則此項地畝久久竟成民地亦非清查竈地之良法朕意以為不若將竈戶賣與民人之地交易年近確有實據者令竈戶備價取贖其餘年久迷失之

地所有爭告無憑詞狀該衙門俱行註銷凡民人所有竈地嗣後止許賣與竈戶永遠為業如有仍轉行典賣與民者照盜賣官地律治罪永以為例如此則數年之後竈地自漸歸於竈戶而無不清之弊矣爾部即行文山東巡撫長蘆巡鹽御史遵照實心奉行

十八日奉

上諭凡舉行考察之典內外大臣三品以上者皆具本自陳將數年內陞轉降罰事故一一載入原以紀功述過

便於考察也今年見諸臣自陳本章將任內降罰等案經朕加恩寬免者仍照舊例一一敘入朕思內外大臣等有降罰處分之事而朕特旨寬免者必其居官有善績之可稱功過足以相抵非無故曲貸之也若自陳本中仍復敘入未免繁瑣嗣後凡降罰之案奉旨特免者不必載入自陳本中著吏部兵部一體遵行

又奉

上諭武弁有整飭營伍操演兵丁之責理宜服習騎射為

士卒先近聞副叅遊守等官竟有坐轎並不乘馬者習安養惰莫此為甚且身為武臣而以乘馬為勞與職守大相違背何以訓練兵丁嗣後副叅遊守等官概不許坐轎以長怠惰之習倘有不遵該督撫提鎮即行指名題叅

二十二日

諭議政王大臣將軍巴賽奏稱貝勒博貝領兵五百名至和尼音嶺口備禦烏梁海等語博貝壯勇各處効力奮

往直前但此番親身領兵前去甚屬輕浮如果係伊親往之事則應前去伊身為國家貝勒副將軍此等小事理應遣伊屬下親信台吉前去方是今伊舉動如此乃不自知其責任之重矣爾等可繕寫諭旨飭知策凌博貝丁壽等

二十三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押送天津鳥船在洋遇風傷損桅木奉

上諭朕前憶及南方新造船隻未到天津此時北風正多

恐海洋難於行走特降諭旨令其相看風勢若風勢不順即便停泊不妨遲至春時前來著停泊地方酌給口糧今范時繹奏稱江南鳥船二隻在洋遇風桅木傷損等語此辦造船隻乃張楷專管之事從前何以打造遲悮至北風正大之時方始啓行既至風勢不便張楷又不奏請待至春時押送任其於海洋不應行走之時冒昧前進且船上桅木遇風即便傷損必是修造不堅之故將此交與九卿一併審問張楷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准浙江按察使董永芠條奏嚴禁賭博奉

上諭賭博之事最壞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習此必至聚集匪類作奸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讀書居官之人習此必至廢時失事志氣昏濁何能立品上進乃向來屢申禁飭而此風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著京城內外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悉行嚴禁不許貨賣違者重治其罪嘗

有窩賭之家誘人入局以取其利嗣後准輸錢之人自行出首免其賭博之罪仍追所輸之銀錢還與之庶使賭博之人有害而無利則其風可以止息矣又見漢軍惡習常以工於馬弔互相誇尚且借此為消閒解悶之具夫既已居官則應辦之事務甚多日夕不遑尚恐悞安有餘閒為此無益之戲且聞有上司與屬下官員鬬牌為戲者尤非體統大玷官箴嗣後若有司官員鬬牌賭博著該管上司及該督撫指名題參至禁止賭博

宜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准其在籍守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亦係伊協同辦理之事故名令來京三年之内不補原官准其素服凡朝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伊　母妃之喪

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三年今日朱軾即可比照此例著仍在内閣兼理吏部都察院行走

又奉

上諭今日徐元夢等奏稱交與阿其那生息協助兵丁銀十萬兩内岳周仇元文借欠本利銀著落阿其那家產賠補外孫宏塔色所欠銀兩請交刑部將作何催追之處議奏等語此項銀兩係特令生息協助兵丁之項惟恐阿其那妄費故交與白潢徐元夢公同辦理當日借

與此等不能賠補人員之時伊等並不攔阻又不叅奏以致阿其那任意花費且阿其那在日伊等並不商議作何著落追補今阿其那已伏㝠誅伊等始行奏請將岳周等所欠銀兩著落阿其那家產追賠阿其那取用允禵侵蝕軍需銀二十萬兩尚未賠補此項銀兩更有何家產可以著追而孫宏塔色所欠銀兩伊等並不催追欲推諉刑部可乎徐元夢即欲如此推諉夸岱來文豈可附和將此所欠銀兩著落白潢徐元夢賠補令夸

岱來文承追若白潢徐元夢不能賠補家產盡絶即著落令岱來文賠補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奏報秋汛情形奉

上諭今歲黄河秋汛朕深為繫念屢降諭旨令河工官員加意保固茲嵇曾筠奏稱深秋水勢消落堤工平穩乃數十年希有之安瀾朕心深慰嵇曾筠又稱濵河萬姓踴躍歡呼齊赴嘉應觀禮拜酬神頂祝萬壽等語禱祀神明只在修德行善安分循理一心誠敬自能潛通默

感獲福弭災若照俗例聚衆喧囂謝神酬願恐奸胥匪類借端科派別生事端反致良民滋擾非誠敬事神之道今歲既已舉行將來不必倣傚著將此諭衆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邊省要缺題請調補乃督撫提鎮拔用私員之捷徑其中多有委用非人且有題補後並不身履其地而因邊俸遂得速陞者此天下之所共知所以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曾下特旨以督撫提鎮題補太多此習相沿日久大有關係著九卿議奏經九卿以停止題補議准遵行在案朕思邊省地方蓋因烟瘴難居或苗蠻頑桀官斯土者與内地不同是以邊俸較腹俸之陞遷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漸消風俗漸淳之處其地居極遠瘴癘未除者在任官員若照内地陞遷誠為偏抑至瘴癘已消俗漸轉移者仍照舊例題補陞轉亦覺太濫著九卿將各邊俸之缺或係瘴癘未除宜令督撫等題

補或係風氣已轉可照内地選用一一分晰議奏至文武原屬一例武職官員亦應照文職官員令督撫提鎮等題補其遷轉之處亦論邊俸較俸為宜著一併議奏

又工部奏請

萬年吉地需用楠木等項令各省備辦奉

上諭部中查照舊例啓奏朕亦不便改換舊例但楠木難得如果不得即松木亦堪應用其備辦此等木植自京城差遣官員未免騷擾地方即交與總督巡撫動正項

錢糧採買地方官果係實心料理如不尅漏錢糧事情自然有濟著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爾等協辦

二十六日

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在朕前曾經薦舉是以朕令其在內庭行走授為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必不端正從未信任因未顯有過失尚姑容之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朕遂用之今歲各省鄉

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人文頗盛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為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夫堯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此況現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舉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題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謬至孟藝題目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為也易經次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詩經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歷代年號論一篇輒敢為大逆不道之

語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統年號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建年必揀選二字以為紀元若以字畫分拆則如漢之元鼎元封唐之開元貞元其他以元字為號者不可勝數亦將以元字有一兀之象乎如漢世祖以建武紀元明太祖以洪武紀元武字内即有止字可云二止乎此二帝皆稱賢君歴世久遠尚得不謂之吉祥乎即如奸民蔡懐璽郭允進造作妖言妄行咒詛謂今年水旱為災人民疾病

八月内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語現今四海清寧百姓安樂各省田禾豐稔為數十年所罕見彼奸民造此狂悖無影響之語不過自取誅戮耳汪景祺呪詛之語不過與此見解相類因伊應服極刑之罪甚多彼時若將此文併發恐衆人謂朕惡其呪詛故加誅戮是以未將此文發出今查嗣庭所出經題前用正字後有止字而易經第三題則用其旨遠其詞文是其寓意欲將前後聯絡顯然與汪景祺悖逆之語相同今將汪景祺歷代年

號諭發出與衆人觀之查嗣庭所出二場表尤覺非體
京察係朝廷大典五年例一舉行今作謝表不知為何
人稱謝從前查嗣庭告假回南及來京時奏稱途中不
見一客惟於淮關與慶元相會及其上自陳本時將此
情節叙入自認欺罔之罪比將此本發與九卿觀看九
卿咸請將伊革職朕寛恩令其删改再奏復經部議降
調朕從寛准其留任今以京察命題不知查嗣庭之意
欲士子代伊稱謝乎抑查嗣庭心懐怨望而出此題乎

至策題內有君猶心腹臣猶股肱之語夫古人謂君猶
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問內不稱元首
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又有始勤終怠勉強自然等語
蓋伊見近來部院大臣實心辦事與伊志趨不符故為
此論以蠱惑人心耳查嗣庭在內廷行走三年較外廷
諸臣聞見更切乃伊親見朕勵精圖治求言納諫如此
之誠而從未進一讜言奏一要務曾經條奏海塘之事
乃伊本地事宜理宜明確及問朱軾則所奏皆不可行

是其於國家政事漠不關心可知朕在藩邸時聞九卿會議而歸有記錄所議之事則羣然笑之此等習俗朕所深惡今查嗣庭每事泄泄若有不屑之狀又蹈從前故轍矣朕因查嗣庭平日之為人又見其今年科場題目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必有怨望譏刺之紀載故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所有筆札則見伊日記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則前書

聖祖仁皇帝升遐大事閱數行即自書其患病曰痔疾大發

狼狽不堪其悖亂荒唐大不敬至於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後凡遇朔望或遇朝會及朕親行祀典之日必書曰大風不然則狂風大作偶遇雨則書曰大雨盆傾不然則大冰雹其他譏刺時事幸災樂禍之語甚多又於

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為可恥以裁汰冗員為當厄以欽賜進士為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為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為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為宽抑以清書庶

常復考漢書為苛刻以庶常散館為畏途以多選庶常為蔓草為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為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又有塗抹一段乃痛詆滿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語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朕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

為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為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跡
現在尚有何辭以為之解免乎今若仍加朕以深刻之
名亦難措辭矣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
天下未有如我本朝之正者況
世祖
聖祖重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
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
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洲漢

軍漢人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譬如五方之風氣不齊也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槩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槩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漢官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

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
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
當知君臣之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即為逆天逆
天之人豈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
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伊告假回
里時朕賜以御用衣帽優待若此而伊逆天負恩譏刺
呪詛大干法紀伊若不願為本朝之民即應遯跡深山
如伯夷叔齊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祿且位列

卿貳而狂悖如此是得謂之有人心者乎聖人云匿怨而友其人尚以為恥今匿怨而為之臣古今寧有是理查嗣庭與汪景祺同係浙人或屬一黨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其副考官俞鴻圖到京時亦著訊問若出題時彼此相商則俞鴻圖亦不能無罪若曾經勸阻而查嗣庭不聽則與伊無涉

二十七日奉

上諭兵部因鑲藍旗奏摺遺漏馬蘭泰董吉納之名議將

都統副都統等三人俱行革職交與刑部治罪等語凡官員處分部内原有一定不易之例不可意為輕重今以遺漏兩人職名即將都統等三人議以革職交送刑部若較此更大之事又作何議處兵部堂官非有心重擬其罪欲加朕以過刻之名即私揣從重議奏朕必加恩寛宥似此懐挾私心甚屬妄謬將本擲還兵部堂官交與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又奉

上諭前莽鵠立奏報江南新造海船林全押送前來途中被風吹往各處只有林全所坐一船到津篷桅傷損等語朕交與兵部會同巴顏德議奏此案亦無難議之處乃兵部遲延數日尚不覆奏且任獲罪之林全到乾清門請安欲以試揣朕意甚屬不合著將兵部堂官交部嚴察議奏林全係熟悉水性特派監造船隻之員今當北風正多之時冒昧前進而所造船隻又不堅固著將林全革職拏交刑部與張楷一同審擬具奏

又

諭內務府嗣後修造轎幃等物應議定年限著為成例如限內偶被雨水蔫損不可用者聲明存案再行修造倘限期未滿並未經雨即至不可用則是有司不能敬慎收貯之故一併於月摺內聲明

又禮科給事中楊爾德條奏考察生員優劣奉

上諭楊爾德所奏甚是但行之當有次第向來條奏士習者亦多朕思化導之法必先正其本源士子之優劣係

於教官教官之賢否存乎學政若學政不得其人則無以覺察教官之賢否教官不得其人則苟且營私而所舉之為優為劣又何足據必學臣正己宣化以為教官之表率教官敦品勵行以為士子之儀型次第舉行方可責其實效

又奉

上諭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

為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

卑汚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并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為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内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

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為朋儕視考課為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嚮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叅革為教官者訓誨

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二十九日諸王文武大臣奏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應戮屍示衆同黨之允禵允䄉並應正法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乃執法定罪至公之論但阿其那

塞思黑既伏冥誅其戮屍之罪著從寬免允禵乃狂妄無知之人為阿其那塞思黑所愚入其邪黨聽其指揮尚非首惡故將伊拘禁於
壽皇殿之旁俟其悛改當日
皇考拘執阿其那之時允禵與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允禵且曾邀約朕躬伊等又私藏毒藥願與同死昨阿其那身故之後朕遣人詢問允禵云阿其那在
皇考之時爾原欲與之同死今伊身故爾若欲往看若欲同

死悉聽爾意比時允禵回奏我向來為阿其那所愚今伊既伏冥誅我不願往看等語據此則允禵似有悔心之萌或伊偽作此語欲留其身以圖將來報復均未可定著暫緩其誅以徐觀其後若竟不悛改仍蹈罪愆再行正法允䄉凝庸卑鄙若將伊與阿其那等同列亦覺不稱今既已禁錮亦免其正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之璲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九

雍正四年十月

上諭四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諄諄以正人心端風俗為首務而欲人心風俗同歸於善必先去其營求請託之私而後可以成公平之化大臣者羣僚之表率也職官者

士庶之儀型也大臣不能去營求請託之私則標準不立而百僚士庶相習成風更無所底止矣去年因革職翰林汪德容獲罪查其寓中筆札見伊為人關說請託之事甚多朕以其新進小臣未曾深究今因查嗣庭於科場題目中隱寓譏訕故遣人查其寓中筆札又見有代人關說請託干涉外官之事可見此風尚未止息無怪乎人心風俗之未端也外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其所辦理皆地方緊要之事若在京大臣以私情致書

囑託必致進退人材不得其實聽斷獄訟不得其平種種倚仗勢力顛倒是非夤緣奔競之事皆由此而起民生何由得安吏治何由而肅乎夫交以道接以禮亦聖人之所不廢內外官員凡有問候書札及餽貽往來而無所干瀆者不必禁止嗣後若大臣官員等有私致書與督撫藩臬關說事件及請託子弟親朋門生故吏者著督撫藩臬即將原書密封進呈朕亦不盡宣露於外其應宣露者始行發出從前朕曾以此問及督撫督撫

中亦有以此奏聞於朕者但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恐衆人未必盡知今特頒此諭旨爾等地方大吏正可由此謝絶知交囑託之私情以除漢唐宋元明以來相沿之陋習倘督撫藩臬隱匿不奏將來或於本人處發覺如查嗣庭之類或經朕别處訪聞定將隱匿不奏之人必照違制律治罪決不寛貸即在廷諸臣亦可舉國法以謝親知秉公去私共襄移風易俗之化慎之勉之

又奉

上諭朕閱江南鄉試錄見主考沈近思出題正大不尚詭
僻三場策問内發揮性理俱有本源以此試士實有裨
於人品學問甚屬可嘉沈近思著交部議敘具奏
又康親王崇安等奏請慶賀
萬壽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事事效法
皇考當日
皇考聖誕未曾每歲行慶賀禮是以今年朕萬壽節禮部奏

請陛殿行慶賀筵宴禮朕降旨停止蓋

皇考六十年來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無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則待朕黽勉於他日即如

皇考慎重武備每歲巡行邊塞校獵講武一事朕年來未一舉行而庸劣無知之官員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頗有以朕之不往為是者夫以不往為是則必以從前之每歲必往為非矣此皆愚賤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體之論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一日廢弛朕之不往乃朕不

及

皇考之處朕自知之蓋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結

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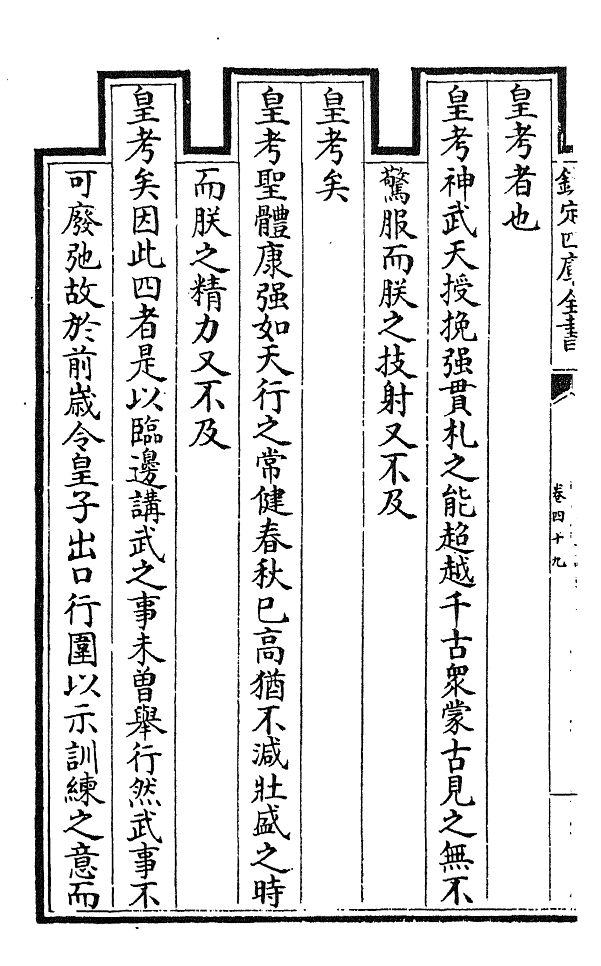
不便遠臨邊塞此朕不及

皇考者也

皇考德盛化神睿思廣運巡幸所至日理萬幾晷無曠缺與

在宮中無異朕則從朝至夕殫竭心力尚恐經理未周

實無暇及於校獵行圍之事此又朕不及



皇考者也

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貫札之能超越千古衆蒙古見之無不驚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

皇考矣

皇考聖體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猶不減壯盛之時而朕之精力又不及

皇考矣因此四者是以臨邊講武之事未曾舉行然武事不可廢弛故於前歲令皇子出口行圍以示訓練之意而

武弁及旗員引見時皆試以技射而後用之俟朕將天下政事經理區畫悉皆得宜即當效法

皇考於農隙之時躬行獮狩之禮目前尚非其時耳朕事事不及

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

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

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是以今日宵旰憂勤為世道人心長久之計禁之不得不嚴訓之不得不切非好為辨論自取煩勞也

皇考以八齡即登大位於人情之詐偽何由而知在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陳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歡亦有不便直言之處以朕為

皇考之愛子尚不能言則

皇考果何從而知之乎祇此一節朕由閲歷而得之而其他
宣猷敷政則不及
皇考之萬一惟有事事黽勉效法而行如萬壽節不行慶賀
禮乃事之易行者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著仍遵前
旨
初三日奉
上諭查嗣庭之子查克上與伊父家書全是夤緣請託悖
理干瀆之語總由查嗣庭居心不端平日教其子者俱

非正道故其子亦如此著行文浙江巡撫李衛將查克
上解送來京訊問其書中所稱王友揭事從前如何審
結必有徇情寃抑之處查嗣庭親友子姪有干涉此案
人犯著李衛嚴提秉公覆審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廷玉性理一書發
聖賢之義蘊為後學之津梁有益于身心有關于品詣
凡屬士人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弗失爾可傳諭諸翰林

知之

又工部叅奏本部司官羅米等監修東長安門牌樓浮冒錢糧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各部陋習俱已漸改惟工部積弊絲毫不悛此皆阿其那凡事撓亂務行其私故小人輩毫不知懲戒此等情由甚屬可惡著將羅米等拏交刑部嚴加議罪其工程所用錢糧俱著落伊等賠補若伊等不能賠完即著落當時派出伊等之堂官分賠嗣後工部

如遇此等事件俱照此例行

初五日奉

上諭學政之責以端士習為本必須慎簡方能稱職孫嘉淦居官聲名好著提督順天學政李鳳翥著調補安徽學政提督浙江學政著王蘭生去王蘭生著來京請訓旨再赴新任浙江布政使佟吉圖係阿其那當日第一信用之人原為廣善庫司官告退閒居仍常與阿其那私密往來自云藏器待時朕即位後因其才具可用恩

加優擢授為山東按察使旋陞布政使後因執拗任性貽悞河工被齊蘇勒叅革擬罪朕復加恩寛免仍用為布政使乃伊到浙江後全無實心報効之處朕屢降諭旨教訓竟不悛改法海亦曾叅奏朕詢問李衛李衛亦回奏佟吉圖居官平常不實心任事是伊心中實有不願為朕出力者著調來京朕有詢問之處甚多陝西按察使許容居官聲名好初叅奏馬喀將變價鹽觔詿請帶銷甚屬欺罔朕將馬喀革職令許容會同審理嗣聞

許容欲實從前叅奏之言嚴刑逼勒商人承認朕是以將許容一併解任交與岳鍾琪吳士玉等質審令岳鍾琪等審明具奏許容並無逼勒承認之事其所叅馬喀之處多皆實事許容理應開復補用著將許容補授浙江布政使來京請旨再赴新任浙江紳士刁悍澆漓以强凌弱相習成風如汪景祺查嗣庭肆行訕謗目無國法又如陳世倌偶因私怨遂將平民囑託巡撫黄叔琳立斃杖下又如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寄信與其父云王

友揭事邑令極力為情應作一札致謝庶見感激之意近來小人道長往往有意外橫逆不得不周旋當事等語據此則鄉紳之交結官府挾制把持顯然可見此等惡習斷不可長著行文李衛加意整飭應參奏者即行參奏應懲治者即行懲治務使陋習盡除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除小民之隱憂倘李衛因循容隱經朕訪聞或別處發覺定將李衛治以重罪杭州府及海寧縣二缺必得剛方廉正之員方克勝任著將開封府知府孫

國璽調補杭州府知府海寧縣知縣缺著內閣九卿公舉數人會同吏部帶領引見

初六日奉

上諭朕臨御寰區惟以正人心端風俗為首務乃化導訓誡之旨屢頒而錮習尚未悛改如浙江則有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肆行訕謗毫無忌憚可見浙省風俗澆漓甚於他省而今科主考陳萬策策問中有云浙省敝俗頗喜爭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鑿空妄

作刁風未革積習日深等語益可見浙俗之難化導為衆所共知者也若不力為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罪然後加之以刑實有所不忍朕意專遣一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察奸偽應勸導者勸導之應懲治者懲治之應交地方官審結者即交地方官審結應叅奏提問者即叅奏提問務使紳衿士庶有所儆戒盡除浮薄囂凌之習歸於謹厚以昭一道同風之治河南學政王國棟居官聲名甚好可著前往浙江膺斯職任其應給何等

之衙並如何設立衙門鑄給關防之處著九卿詳議具

奏王國棟著來京請訓旨再赴浙江新任

又奉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無遺佚況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即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為國家

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
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
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
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即遵照薦舉其到任
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
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
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
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

之儒於士習人材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徇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

又奉

上諭凡事干涉大黨者甚有關係朕斷不肯容其含糊歸結阿靈阿有阿靈阿應得之罪阿爾松阿有阿爾松阿應得之罪今刑部等衙門議將阿靈阿得受欒廷芳贓銀俱著落阿爾松阿之家產追賠甚屬錯謬若云阿靈阿名下贓銀應著落伊子追賠則阿靈阿尚別有子嗣

何得只著落阿爾松阿一人之家產此本所議顯係徇情護庇阿靈阿之衆子著另議具奏其會議定稿之滿洲漢軍堂司官著交該部嚴察議奏漢官不能深知阿靈阿家屬之事免其察議此本内所議諾岷枷號鞭責之處俱著寛免

又奉

上諭前鄭任鑰具題李洵一案刑部以擬罪不符議駁具奏朕令鄭任鑰明白回奏今鄭任鑰奏稱刑獄重情固

不敢踰越於律例亦不宜膠執於律例朕不知鄭任鑰所擬與刑部所駁孰為踰越律例孰為膠執律例若鄭任鑰所擬合例則刑部之駁非矣若刑部所駁合例則鄭任鑰難辭巧飾回護之咎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從前朕因泗州逼近黄河常有水患今歲又復被水特命布政使石麟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身帶往散給窮民此朕格外之恩也今魏廷珍奏稱已奉諭旨動庫銀

二萬兩賞給無庸再議賑卹等語殊非朕格外加恩軫念窮黎之意且賑卹之例應照被災分數酌定多寡若云已加特恩便不照常賑濟倘恩賞之數不及應賑之數則小民因此轉未蒙恩矣著交與魏廷珍仍照定例將應賑之處確核具題散賑

又

諭兵部聞江南等省駐防兵丁寡婦每年以船載送至京江南浙江等省俱于七八月起程福建廣東荆州等處

俱于四五月起程沿途换船多致遲誤且船户惟利是圖故意延挨不肯送至張家灣一到臨清濟寧等處即稱恐致氷凍以致寡婦仍由旱路來京多致苦累甚屬可憫嗣後各省送駐防兵丁寡婦來京之時著于定限之前一月起程至起程之後交與沿途地方官於换船處速行换船與糧船一例照管督催務令必至張家灣庶寡婦不致苦累而回空船隻亦不致守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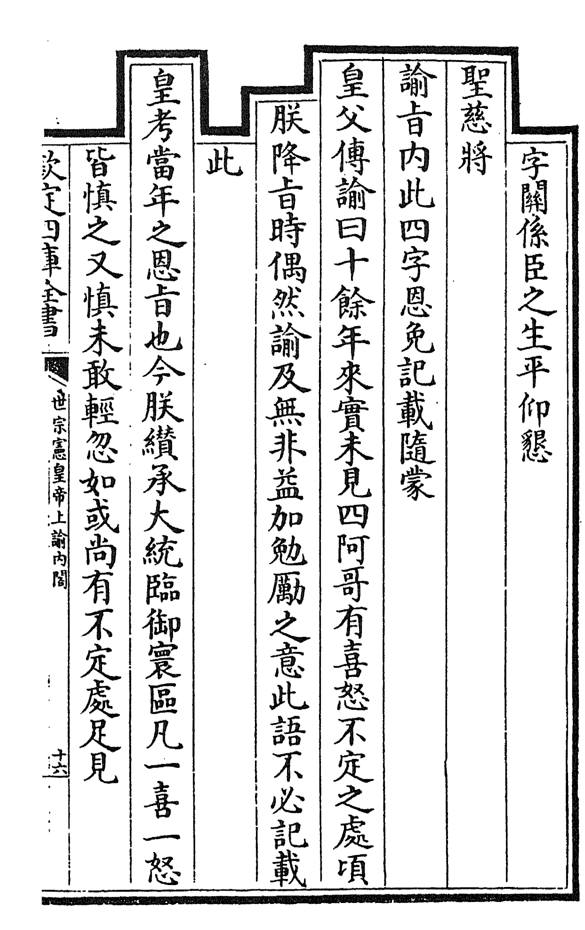
初八日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三年之内素服齋居至去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滿十月為朕萬壽節在廷諸臣有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間情誼貴乎聯屬如古來之躋堂稱觥獻芹獻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睽隔也况朕之待諸臣實視為家人一體朕有食用之物遇便即行頒賜今諸臣有所進獻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雖極輕微樸陋朕亦鑒其誠心而收納一二件大抵多係筆墨牋紙之類又因内廷用此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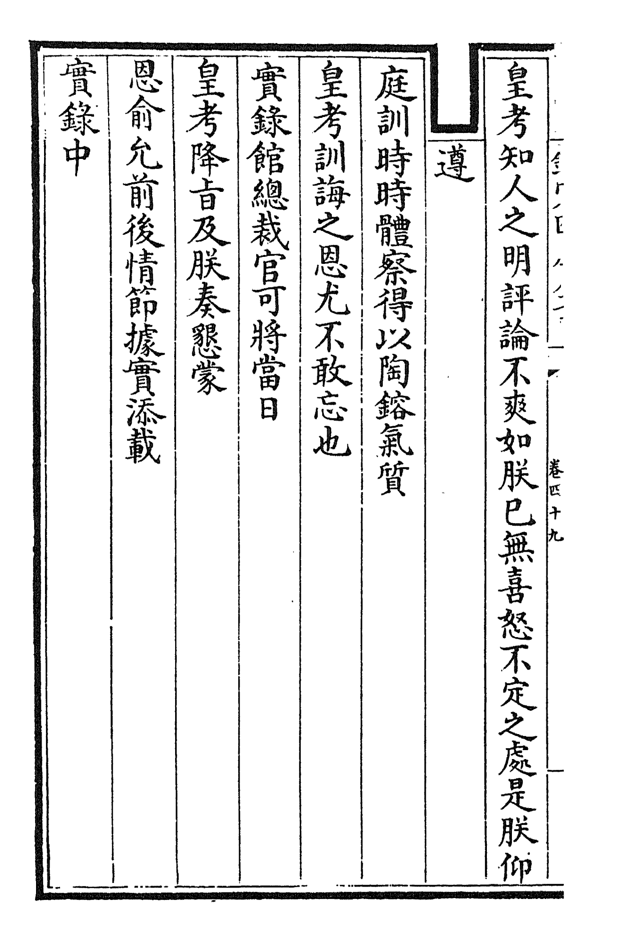
比即分賜大臣翰林等今春朕偶憶及去冬諸臣進獻之事惟恐每年成例諸臣多費經營在朕一無所取曾降諭旨切止之至於督撫提鎮等朕向來停其貢獻而去冬十月進獻者各省督撫中惟有查弼納孔毓珣李紱陳世倌圖理琛五人提鎮則皆未到此舉朝所共知者今朕檢閱查嗣庭日記則載云某日赴圓明園進獻上收硯頭瓶一具毫筆二百枝是日督撫提鎮進獻者甚多等語朕因查閱查嗣庭進獻原摺則收伊硯頭瓶

一種乃新磁極不堪可笑之物至於所進毫筆朕因伊
係讀書人正可留以自用比時即發還之而伊日記中
則云收納二種即此見其虛假矣本無督撫提鎮進獻
之事而伊記為甚多不知伊所見者是何省何人其粉
飾裝點者究屬何意著三法司一併審訊具奏
又奉
上諭朕閱康熙四十七年
實錄內載

皇考褒奬朕之諭旨云朕之諸子多令人視養惟四阿哥朕
親撫育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當時降
旨原有幼年微覺喜怒不定一語朕曾奏曰臣侍
皇父左右時蒙教訓頃者復降
褒綸實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
皇父訓飭此十餘年以來
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誠已荷
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



字關係臣之生平仰懇
聖慈將
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隨蒙
皇父傳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頃
朕降旨時偶然諭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記載
此
皇考當年之恩旨也今朕纘承大統臨御寰區凡一喜一怒
皆慎之又慎未敢輕忽如或尚有不定處足見



皇考知人之明評論不爽如朕巳無喜怒不定之處是朕仰遵
庭訓時時體察得以陶鎔氣質
皇考訓誨之恩尤不敢忘也
實錄館總裁官可將當日
皇考降旨及朕奏懇蒙
恩俞允前後情節據實添載
實錄中

又奉

上諭今年刑部情實人犯招冊朕細加閱看將其中情罪有一綫可寛者已降旨分别發落緩決人犯招冊朕昨亦逐一閱看見九卿所定尚有未協之處著九卿詹事科道等各將原冊細心酌量于數日内俟朕面降諭旨

又奉

上諭助教一官有教訓士子之責若只考試繕寫則年少淺學但工寫字者皆可入選何能得人可傳諭各部院

衙門將滿字筆帖式內為人老成有品行者保舉引見其應考繙譯者仍照例考試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江南湖廣山東河南盜案較他省為多朕恐地方官隱匿不報致為平民之累是以特差官員前往巡查無非戢盜安民之意近聞四省地方民人因有欽差官員耑司稽查盜案遂有妄行控告之事或將小事張大其詞或將舊事復行控訐案牘紛紜轉滋煩擾著行

文欽差官員伊等巡查辦理之事以雍正四年為始其
雍正三年以前舊案小民復行具控者不必准理如此
則小民妄控之風可息欽差官員得耑心辦理現在之
事而地方可收息事寧人之效矣

又奉

上諭據浙閩總督高其倬摺奏蘇祿國王遣使進表効貢
先將情形奏聞等語蘇祿國遠在海外隔越重洋從來
未通職貢今輸誠嚮化甚屬可嘉閩省起送來京之時

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初十日奉

上諭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富有四海而躬行儉德撙節愛養以為保惠萬民之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從來宮中服御之具惟尚質樸無華至於古玩器皿之屬皆尋常及平等之物竟無一件為人所罕見可珍奇者

此等事朕向來且不深知則外廷臣工又何從而知之即有據實以告者不但令人難信朕亦至於生疑也朕即位後偶令內監將大內所有玩器稽查檢點並將避暑山莊等處歷年陳設之物其中可觀者皆取回宮中看來較朕藩邸所藏尚屬不逮朕實切責於已抱愧於心益欽服我

皇考之至德即此一節已超越前古矣當日二阿哥在東宮時留心珍玩廣收博採遂至蓄積豐盈其精古可賞者

數倍於

皇考宮中之所有於此觀之其當以

皇考為法以二阿哥為戒朕志實益以堅也今宮中所有稍可貴重之物有來自朕之藩邸及近年以來內外諸臣進獻而朕酌留一二件者又二阿哥舊物及年羹堯入官之物亦在其中並非

皇考宮中之所留貽也偶因閒暇憶及實不忍令

皇考盛德異日湮没而不彰特書此以留示子孫俾知

皇考之節用愛人戒奢崇約不獨溥鴻恩於萬姓亦且留厚
福於子孫而世世追思
聖德祗遵
聖訓敬謹奉行毋稍踰越此又人人所當自勉者也
十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以强凌弱勢
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因而相習於强悍之風
不知悛改而風俗不能臻於淳厚朕勵精圖治欲四海

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飭化導以為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各差二員令其巡查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之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内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監倘有不安本分凌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即行懲治或具本叅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有應在本地方歸結者即會同地方有司秉公歸結有應奏聞者即行奏聞務使豪强斂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

其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内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内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為古稀誠以壽為難

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
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龎眉皓
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
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年登

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新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即荷

上天福佑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

乖戾之氣為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
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
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
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競紛華毋
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
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
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

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為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為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十四日奉

上諭錢糧之有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但以相沿日久地方官員非此無以養贍故姑且存之而各省舊例亦有輕重之不同倘地方官員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向來山西省虧空甚多而地方官無以藉口動稱因預備軍需所致並將侵蝕之銀皆指為軍需之用總因噶禮蘇克濟肆行貪婪種種苛索火耗日重而公帑日虧及至敗露之後又請將各官留任令其彌補而究竟不能清結此實向來之積弊也及諾岷到

任加意整頓盡革從前之加派而各屬無著之虧空不能填補者則將各官應得耗羨歸之於公以為酌補虧空之計又恐各官無以養廉以致苛索於百姓故於耗羨中酌定數目以為日用之資諾岷此舉亦以山西情形不得不如此辦理以官員之羨餘補官員之虧空既可完帑亦不累民實權宜得中之善策也諾岷在任二年諸事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安享其成耳前聞得伊都立將通省火耗應減者皆出示裁減朕甚嘉之因賜

以總督銜仍巡撫山西原欲山西百姓永受其利也伊既秉公裁減則斷無有復行徵收之理近日又聞得伊都立以用度不敷竟不奏聞於朕而將已減之耗羨仍舊徵取經朕訪聞尚不肯深信意謂天下寧有此理耶因降旨詢究務令照前裁減今伊摺奏竟係實有之事認咎無辭伊都立如此暮四朝三前後矛盾同於兒戲可乎況此係今春伊都立陛見回任後舉行之事則山西人民豈不疑其出自朕意乎夫以封疆大臣不能宣

揚德意使小民知朕恤下之恩而反為此悖理營私之事以啟小人之疑傷為政之體昏庸若此豈事君理民之道乎伊都立著交部嚴察議奏昔日年羹堯噶什圖以陝西虧空甚多難於清結請將各屬火耗酌量增添彌補比時

聖祖仁皇帝切責嚴禁之旨衆所共知昨張楷亦以私心妄度朕意向范時繹言以為既免江蘇浮糧便不妨加增火耗以補地方之虧空此等識見妄謬已極朕愛養斯

民每歲捐額賦數十萬之多以沛從來未有之恩澤豈反忍加增火耗以累民乎蓋火耗者小民之脂膏也虧空者貪官污吏侵尅之所致也以小民之脂膏而填補官吏侵尅之項有是理乎伊都立將已經裁減之項復行徵收而山西之民即照數完納俯首無辭毫無怨望之意足見山西民情忠厚淳樸可憫可嘉之至再者佟吉圖亦曾奏朕欲將浙省火耗增添以彌補虧空朕切責止之朕若允佟吉圖之奏行之於浙江則地方之人

不知如何之忿恨詈罵矣聖人所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不孫而無禮者此數端皆切中浙人如汪景祺查嗣庭等類之病而為聖賢深惡之習較之山西忠厚淳樸之風相去豈啻天壤哉

又

諭刑部逃人在外生事被人毆殺之案如嚴五兒在逃被毛柱兒指為逃人嚴五兒輒以刀戳毛柱兒毛柱兒奪刀戳傷嚴五兒以致身死逃人本身已經犯罪又在逃

生事被人毆死與尋常鬬毆不同嗣後逃人被毆身死者不應擬抵庶使逃走之人知所儆懼爾部即知會各省遵行

又戶部等衙門議覆御史殷式訓條奏停止漕糧曬颺奉

上諭據九卿所議既稱米石進倉之後原不能再為曬颺雖有其例斷然難行又稱在倉曬颺之例固不能行而八倉曬颺之名實不可去等語夫各衙門辦理之事俱

係實在見諸施行者豈有無其事而徒存其名之理此所議錯謬而措詞亦屬支離不必再令九卿議覆著交與戶部確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題報秋汛情形奉

上諭據奏秋汛水勢已退引河暢流各處工程平穩知道了年來河水甚大在工人員甚屬効力應加議敘以示嘉奬著交與齊蘇勒嵇曾筠將在工人員効力多寡之處分別一等二等三等報部議敘具奏夫奬勞賞功乃

國家激勸臣工之大典亦上司鼓舞屬員之要務必須秉公持平方足以服衆心而收實效齊蘇勒為人鯁直朕所深信嵇曽筠交遊頗廣昨朕檢閲查嗣庭筆札則見有屢次以河工人員寄信請託嵇曽筠之事此次舉報河工人員務秉公心勿徇情面以副朕加恩河員之至意

十六日奉

上諭近來科場取士試官多以四書文為主而於經藝不

甚留心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在明經其以五經取中
副榜者必係有志經學之士著將今年各省五經取中
副榜之人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再今科各省所中副
榜内有兩次中副榜者亦准作舉人一體會試以上二
項加恩之處俱係特典後不為例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爾等漢官中多出自科甲之人
既誦法聖賢讀書明理當知君臣之大義須上下一體

情分相聯方克致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澤自唐宋以來去古已遠習俗澆漓人心詐偽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以腹誹朝政語含譏訕為尚甚者筆之於書肆其誣謗如汪景祺查嗣庭今已敗露爾等平日保無有似此者乎本朝養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謂重矣而漢人意中每似不願太平安靜者我國家恩養休息海宇晏清八十餘年萬民樂業即爾等父母妻子亦安享其福矣如設有奸民煽動一方未寧爾等身家性命皆能保其無

事即凡平日私心怨望之徒未知曾計及於此否夫順
天者昌君即天也食其祿踐其土而有異心則逆天矣
逆天者豈能逃於天譴乎汪景祺查嗣庭其明證也爾
等宜捫心自問有則切改之無貽後悔至於士人立身
行已以禮義廉恥為重乃至昏夜乞憐上書投札滿紙
稱功頌德之語書之者不愧受之者不辭何斯文掃地
廉恥蕩然至於此極也又有將子弟姻戚門生故舊私
書請託者使地方督撫皆惟命是從則其權勢赫奕亦

甚可危寧不自知畏懼乎若謂雖有請託督撫大吏置若罔聞則又何必多費此紙墨徒自取辱以蹈罪愆也且爾等所以囑託私人者原欲庇護之耳其居官若果能清廉稱職則必膺卓異之薦何必囑託設敗檢貪婪或才力不及則地方大吏豈能為之受過及彈章既發不過曰本欲周旋無如事勢不能以此一語相謝而已況爾等以素所親愛之人為之請託照拂尤屬無益而有損蓋彼無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勵供職若先有請

託彼必以為勢要可倚肆其狂妄無所不為及實在贓款發覺則受請託者不能為之庇護而請託者惟恐累及於已此時始悟從前請託之非已追悔莫及矣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也爾等漢人皆係各省州縣之百姓受治於有司者如請託之風盡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懼而廉潔愛民則爾等之子孫宗族咸受其慶不亦善乎如請託之風不絕則地方官員各有倚賴將肆其貪婪則爾等之家產不足飽貪官汚吏之谿壑爾

等自為身家桑梓計亦斷應速改歷代之陋習也向來爾等請託若係平昔相好親厚之人或得微小利益此風不息若遇素不相識而請託所不能行者則無益而有害矣可不早自警惕乎夫欲盡除此干求請託之風必使以事干人者先赧於啓齒而受人之逢迎諂媚者即賤惡其為人而深拒之如此則風俗始可以轉移爾等永蒙根本之大利益也朕屢為爾等訓諭而有不能醒悟者蓋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遠知非而不知

是知小利而不知大利佛經所謂顛倒相也至查嗣庭
請託賄囑之書札不一而足而丁士一至以紅綾啓呈
送查嗣庭此乃用之於王公者而查嗣庭儼然受之無
恥無禮僭越極矣其日記所載狂妄悖逆之語與汪景
祺相為表裏而其誹議
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勝舉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凡一言一動必審求至當然後
出諸號令而查嗣庭則肆行譏訕如選庶吉士則云宋

制科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名試明弘治以前凡選庶常必先期呈所為文字於內閣倣宋制也不知何時用隨意欽點之法等語夫宋制科之呈文名試乃廷試也而以之比擬選館不通甚矣明時人主晏處深宫不見外廷之臣故令內閣主選俊之舉我

聖祖仁皇帝無日不臨朝聽政引見各官於館選尤必

親加詳定而查嗣庭以宋明之事比並而論且以

欽點為非尚有人心者乎汪景祺亦云進士選館一見豈能
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為用人之方故必觀其
相貌言動以為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對或年
齒過老或新進孱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皆顯而可
見者汪景祺此論實與查嗣庭隨意欽點之語誣罔一
轍且查嗣庭以明代館選先期呈文字於內閣今若將
館選庶常交內閣司其事內閣諸臣遵何道為選擇之
法而使所用悉當乎查嗣庭之言庶常授官也則以明

時改教授補知州為無定例而以我朝改部曹為愧何
其恕於明代而刻論本朝耶其論計典也以為京察廢
則計典亦當廢且以佐貳教職之忝處為寃不知查嗣
庭果有所見而云然耶抑不過借端誣謗以洩其不服
本朝之心耶查嗣庭以翰林而擢用三品大僚且在内
廷行走凡有見聞又何事不可陳奏請旨而乃挾其悖
逆之心私行筆載是即面從而退有後言實共工驩兜
之流也朕即位以來凡用人行政遵奉

聖祖仁皇帝之成法

聖祖信用大臣委以推人保舉之任内員責之卿長外員責之督撫令其各舉所知或部曹用為監司或州縣擢為府道皆由大僚之推薦正慎重官方之意也朕遵奉舊章凡有府道缺出或令廷臣保舉或令督撫保題採訪擢用而查嗣庭汪景祺謂居官自有資格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量移今則道官府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白首為郎十年不調幾於禁錮終身等語

是朕之簡賢任能委信大臣皆非矣用人乃人君之專政如但循資俸則權移於下人君無用人之柄矣此大逆不道無理之論也

聖祖仁皇帝以翰林為儲材之地文章之選未必不優於政事常簡選編檢之有吏才者授以道府而庶常散館亦每以州縣對調朕遵奉舊章於雍正元年選編檢為道府改庶常為州縣蓋以莅官臨民讀書達道者必能敷宣德意愛養黎民也四年以來有自翰林外用者如何

世堪則為巡撫矣㴒紹文喬學尹則為兩司矣其他為道府者多能辦事稱職凡此擢用翰林頗收其效是皆
聖祖仁皇帝儲育教養之所貽若云翰林衙門專以文章為任則一衙門之中能文者不過數人便可足用其他文才雖稍遜而優於政事者皆令其終老翰林豈愛惜人才之意而汪景祺以為翰林者侍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為外官不知簿書為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等語先民有言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如汪景

祺之說則是朕之因材器使量能授官者又非矣而查嗣庭日記謂詞林壅積至此一通更誣罔之甚也

聖祖仁皇帝以行取知縣多潔己辦事之員引見時以額外主事補用而新科進士留部學習令其咸知服官勤政誠養育人材之至意也朕遵奉舊章以進士為額外主事有能勤敏稱職者各堂官保舉補授乃汪景祺以郎中既不能陞員外何由得轉主事尤為絕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省之知縣更為無望

等語是朕之令進士觀政學習造就人材又非矣

聖祖仁皇帝重翰林開坊之選每擇學問優長品行端方者不拘資俸陞以中贊講讀之職此誠奬勵人材之至意也設循資序俸則凡屬才學庸常之員歲月稍深皆可坐致陞擢而才具出羣少年奮勉之人以限於年淺不得量移必至志氣隳頽是豈激勸臣工之道乎朕遵奉舊章令將翰林應陞之員及以次應陞之員通行開列揀選陞遷乃汪景祺以為開坊不拘資俸詞臣終老玉

堂遂使屈膝强顔仰求要人希圖外轉等語是朕之慎重清華優待詞臣又非矣況如汪景祺所云屈膝强顔仰求外轉此等無恥敗檢之人以之終老玉堂已屬有玷清班而尚以淹滯為歎誠喪心病狂之論也朕即位以來屢降諭旨凡政治有闕令諸臣直言無隱至再至三朕求言之切自反諸已實為誠矣而汪景祺謂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皆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囈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等語朕不知諸臣

果無可言耶抑匿而不吐耶或朕求言之不切耶何苦自隱其胸中之欲語而忍視朕受此叛逆人之誹笑也又汪景祺譏考官評文之謬謂近科以來考官但看四書文三篇為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臺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能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為三歎等語本朝制科取士三場並重但出題先書後經閱文者不得不先看書藝而後閱經文斷無有書文不佳而優

於經文之理且雍正二年特開五經中式之科通行直省以廣羅明經力學之士尚可云不崇重經學乎至其詆笑考官幾同唾罵但爾等多係進士出身之人何以不能盡以人事君之道甘受叛逆人之譏訕至此爾等自反能無怍乎復有無知之徒謂朕進人太驟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時從未與外廷諸臣往還即識面者亦無其人及即位後有內外員缺寧能不用人乎而素無知識之人不得不博採旁求以用之及用之而徐觀其

人實有未可則不得不更易之乃不知者議朕以何所見而用之何所聞而斥之夫朕用人亦極難耳一員缺出訪問在廷諸臣諸臣可以意中無人為對而朕豈可因無其人遂懸缺不補乎故大自督撫提鎮至於道府叅遊州縣每一缺出茍不得其人朕將吏兵二部月摺翻閱再四每至中夜不寢必得其人方釋然於中此為君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又有議朕求治太速者朕受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實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以仰副
聖祖仁皇帝養育深恩然於臣下辦理政務從未嘗刻期促
限也今謂朕求治太速試謂彼造言之人自朕即位以
來刻期而促限者何事因時日稍遲而即加以處分者
何人伊等能舉出一二端朕即認過朕勵精圖治欲使
天下臣僚振作奮興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勸勉庶底於
有成苟此志稍有或弛則庶務積而叢脞矣乃以朕勤
民為求治太速者其人實欲擾亂政事故為此妄談也

又以朕於督撫參劾之員仍令其引見方定取舍謂朕不能深信督撫者夫督撫中朕所深信者從前莫如年羹堯也而年羹堯之負朕大恩至於此極天下所共知共見此可謂過信督撫之獲益乎若悉聽督撫之陳奏而不斷自朕衷可乎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披訓諭諸臣日不下數千百言悉出於至公至正之心而叛逆之人謂朕為權術馭下夫欺人者人即欺之今臣下有能欺隱者乎朕惟以至

誠待下不為天下先物來而順應之故人即備用其巧智於朕前總莫能遁於止水明鏡之鑑也朕君臨天下焦心勞思日昃不遑惟求天下後世一個是字乃求言則以為不誠求治則以為太速超擢優陞則以為非次循資序俸則以為壅滯委任大臣既以為非慎重督撫又以為誤將朕勉勵圖治之心總以為無一是處朕實不解何道之可從耶朕每事效法

聖祖仁皇帝如從前政令果有未協之處爾等漢官內有能

直陳其非者朕便為改定即

聖祖在

天之靈想亦為欣悅但毋面是背非如查嗣庭之肆行譏謗也況古人有殺身以成名者爾等即有觸犯忌諱如汪景祺所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矣又何憚而不言為此叛逆賊臣所譏誚耶爾等將館選如何始稱盡善考試如何始為無弊進言如何始免兒戲之語用人如何始免積薪之論有獨見者即昌言之或

公同詳議具覆此時不言日後私相議論發覺之日必治以重罪勿謂朕求言之不誠也查嗣庭處揀出諸人請託字札及其日記中謗誹譏訕幸災樂禍之語爾等逐一詳細揀視會同將查嗣庭審問其請託諸人現任者俱令解任來京質訊非現任官員爾等訊明查嗣庭俱各行文提究所有關節等件嚴行審究

十八日

諭直省督撫從前戸部春秋二撥歲底大撥之時各省俱

夤緣求免撥解京餉以致藩庫錢糧虛收揑報掩飾彌縫之弊不一而足自怡親王總理戶部以來凡事秉公持正於撥餉一項皆斟酌地方遠近詳核錢糧多寡據實預先奏朕定奪後方行分撥四年以來毫無假借各省亦應曉然明白矣乃聞尚有愚昧之人私囑吏役暗行賄賂以冀免撥其巧為遷避者將實存數目不盡開報蓋緣各省督撫身處遠方不能深悉戶部撥餉悉出至公乃為吏胥之所愚弄耳茲特曉諭各該督撫嗣後

春秋二季報冊務將藩庫所有實存銀兩悉行開報應存應解靜候部撥並令該督撫等咸知吏胥斷不能弄法增減切勿為人所愚行賄請託朕既經曉諭之後倘再有犯者一經發覺將與受之人俱按律治罪決不寛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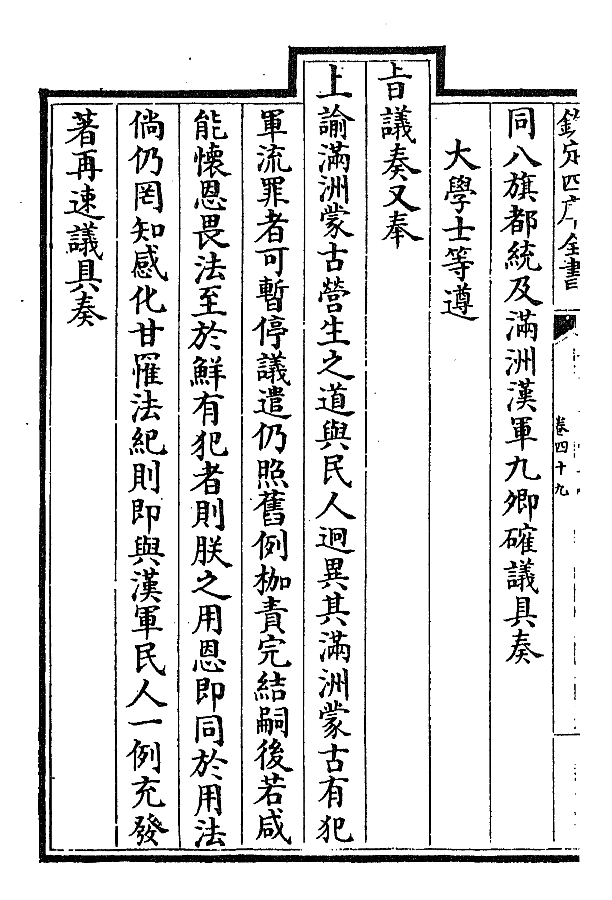
十九日奉

上諭昨朕檢閱查嗣庭筆札凡致私書之官員俱已降旨解任來京訊問其中外官手本上多有用印者以朝廷

之印信而用之於往來問候私書此風斷宜嚴禁著通行曉諭各省文武大小官員嗣後倘再有以官印用於私書手本者定行重治其罪決不寬貸

又奉

上諭田文鏡奏稱偷刨封禁礦砂之范時緒等律應發遣邊衛充軍係旗人解部枷責等語朕思發遣治罪滿漢應同一體從前定例將徒流等罪之旗人改折鞭責必有緣故今可否與漢人更改畫一之處著大學士等會



同八旗都統及滿洲漢軍九卿確議具奏

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又奉

上諭滿洲蒙古營生之道與民人迥異其滿洲蒙古有犯軍流罪者可暫停議遣仍照舊例枷責完結嗣後若咸能懷恩畏法至於鮮有犯者則朕之用恩即同於用法倘仍罔知感化甘罹法紀則即與漢軍民人一例充發著再速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各部漢司官平常者甚多一司之中實能辦事者不過一二人其餘庸碌無能之人偷惰安閒實屬冗濫朕即位以來其賢能司官或陞道府或選科道擢用甚衆而庸平之人若一概陞用必致曠官廢事然尚不忍多行黜退蓋以各司人衆兼有堂官辦理事無貽悞故今春京察止將甚不堪者革退數人其餘概為優容此朕寛大之恩也乃汪景祺查嗣庭等妄謂郎中員外主事

等官壅滯不得陞轉至有白首為郎十年不調之語此必司官中有不感朕寛容之恩而以不得陞用私相怨望者是以汪景祺查嗣庭聞之遂為此誣謗之語筆之於書此等之人既不能為國家効力而轉以不得即陞為怨懟又復多佔員缺阻塞後人陞補之路甚非整飭官方之道著各部堂官將所屬司官詳加甄別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辦事將來不堪陞用者盡行舉出與應留辦事人員一同帶來引見請旨若各部堂官瞻徇

情面稍有容隱將來經朕察出定將該堂官從重治罪不稍寬貸

又奉

上諭直省地方官辦理欽部案件皆有定限其不依限完結者例有處分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之案地方官因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人受其拖累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曾經高其

俾李紱各委員會勘任其遲延聞至今尚未完結地方各官所司何事此案著鄂爾泰會同貴州廣西巡撫另委賢能大員速行審結嗣後遇有民苗爭訟事件該督撫嚴飭該管各官作速查審完結如地界兩省或有關提之人或有會勘之處兩省大吏務須和衷辦理不得互相推諉其有不肖有司託故稽遲巧為推卸者亦當指名題參不可徇庇本省屬員任其遲延如經朕訪聞督撫徒自取愧耳

又奏

上諭怡親王等督率官員興修水利今年已有功效夏秋以來地方悉無水患而新種稻田又皆收穫覽怡親王等所奏朕心深為慰悅著發與内閣九卿等公看其在工人員或於此時議敘以示鼓勵或俟工程告成之日議敘著内閣九卿會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今日册封怡親王之正使大學士馬齊副使領侍衛

內大臣馬武俱著加一級怡親王誠敬事君公忠體國
自古賢王罕與倫比數年以來遇王之生辰與遷移府
第朕每次加以恩賚之期及遣王祭祀行禮奉差起程
之日朕留心觀之天氣必暄和爽朗今日冊封又如此
晴明更覺風和日暖足見朕之加恩上合
天意而人臣之純一恪恭者
天必降之福澤其理昭然不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朕心甚
為嘉悅將此旨傳諭諸王大臣

又奉

上諭伊都立奏稱地方官收買私錢應示以章程其奉行不力者應嚴加議處等語吏部議稱州縣官失察私錢一起則降三級調用二起則革職而該管之道府等官處分皆重如此定例則地方官各自顧其考成必至奉行過於嚴迫而民間生事滋擾夫錢文乃民間日用必需之物聞向來晉省民間所用多係小錢只應設法漸次收禁若定例太嚴逼令將小錢盡行收買而大錢又

未議及如何行布民間日用似有未便伊都立所奏與
該部所議均屬未詳且山西一省尚不可行便欲通行
各省尤屬錯悞著另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保題考城縣知縣高鏜奉
上諭高鏜係高璜之子向來為人甚屬平常朕所深知與
嵇曾筠保題本内優奬之語甚不相符觀查嗣庭之屢
以親知囑託嵇曾筠則嵇曾筠平日之不能謝絶情面
可知至高鏜之出身若嵇曾筠不知則甚屬糊塗若嵇

曾蒙知之而特行保奏必係以高鐘曾在朕侍從之列
而為此迎合之舉或高鐘向來平常而近日居官能改
舊習亦未可定著將此詢問田文鏡秉公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查嗣庭案內有汪漋家書內稱查嗣庭將銀一千兩
典伊房屋等語汪漋身為江西巡撫查嗣庭係欽差典
試之員何得不問銀兩來歷而將已之房屋迎合查嗣
庭即行收受交易甚負朕委任封疆之至意汪漋著解

任來京質問江西廵撫印務著邁柱暫行署理

二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革職留任官員從無開復之例但年久奉職無愆亦應開復以示鼓勵嗣後革職留任之員如四年無過該督撫等題明准其開復著為定例

又吏部議駁提督雲南學政蔡嵩請定教官考成奉

上諭據雲南學政蔡嵩奏請定教官之考成於六年之內能勸誨士子使文武生員錢糧無拖欠包攬詞訟無被

告陷人者將教官保題陞用等語又稱合無將貢監生員之錢糧詞訟亦令教官約束並入考成之內等語今吏部議覆但稱錢糧詞訟二事係州縣專責若以為教官考成恐以本省之人干預民事漸侵州縣之權應無庸議等語是該部但就蔡嵩所請後一節議覆其前一段所請勸誨士子完糧息訟六年考成議敘叅罰之處未曾議及甚屬朦混著再議具奏

又兵部議覆山西總督伊都立揀選壯丁事宜奉

上諭伊都立奏請將民壯挑選步軍其有技藝超羣者則選補馬兵並使民壯有見用之期等語兵部議覆則稱民壯與兵丁並重且民壯數少步兵缺多勢必數月之間民壯盡皆新募應毋庸議等語夫以民壯盡補步兵固屬不可若以民壯之優者拔補馬步兵使技藝出羣者有見用之期可以鼓勵而平等者仍足備民壯之用似為有益伊都立所奏遺漏此意而該部議覆亦未及此著另議具奏不必議通行直省

又三法司議奏黃振裘應照誣告人絞罪已決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奉

上諭黃振裘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知縣馮應正將此案實情審出著交部議敘以示嘉奬前任知縣陳煥悞定重罪草菅人命著革職照貪官例永不敘用嗣後州縣官承審命盜重案有似此案應賞應罰者俱照此例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上年廣西省補行大計撫臣曾將所屬土司薦舉卓異彼時部議以土司薦舉卓異之處應行停止朕允從部議今聞廣西所屬安平田州二土司愛養土民輕徭薄賦實他處土司所不能及朕甚嘉之其應作何加恩賞賚之處著該部議奏其各省所屬土司果有奉法稱職裨益地方者該督撫不必拘三年大計之例隨時薦舉朕當酌加恩奬以昭鼓勵

二十七日奉

上諭蘇努之子孫係獲重罪應行正法之人前經議政王大臣議請將伊等即行正法具奏朕特施恩寛宥若令皆在京中恐生事端因分發各處看守將魯爾金發往山東地方今據塞楞額奏稱魯爾金攜帶家人居住其家人並無拘管任意出入市買行走等語魯爾金起初發遣之時該旗為何不行詳察竟聽其將家人帶往蘇努家人皆係官人其所帶係何項人再陳世倌身為巡撫為何不行查叅又不拘管理應將該旗大臣及巡撫

陳世倌即行治罪但其中或另有情由亦未可定著察問該旗大臣並行令巡撫陳世倌明白回奏若別無情由將旗下大臣巡撫陳世倌一併交與該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安南國與雲南接壤之處向來界址不清今總督鄂爾泰現在清理此事若安南國王有陳奏之處應從雲貴總督鄂爾泰處轉奏倘該國王不送至雲南而送至別省著該督撫將奏章發還以禮善待其使令其齎送

雲貴總督鄂爾泰處轉行奏聞將遣還之處仍具摺奏
聞

二十八日禮部奏琉球國遣使謝
恩並議請所貢方物照例察收奉
上諭琉球國王因朕頒賜御書匾額及玉器綵緞等物特
遣使臣進表謝恩貢獻禮儀具見誠悃朕加恩遠藩不
欲收其貢物但既航海遠來不忍令其帶回本國查歷
來朝鮮國王進獻禮物若不收受有交送內務府存留

准作年貢之例今琉球國王所進禮物亦照此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以示朕體恤遠人之至意

二十九日兵部議覆山西總督伊都立所奏太原大同添設兵丁事宜奉

上諭伊都立奏稱汛兵内若有酗酒撒潑并犯賭博者應將專汛兼轄各官照例倍治其罪等語該部照伊所奏將專汛營弁議以革職兼轄各官議以降三級調用定例具奏夫營弁管轄多人豈能保多人之内無一二人

犯酗酒賭博之禁者若因此即將專汎兼轄各官革職降調則武弁之得免降革者鮮矣如伊都立身為文官管理百姓果能保百姓之不犯酗酒賭博乎若如此定例倘兵丁內有險惡之徒與該管官員不協即可故意犯禁以傾害之使其去官矣凡為督撫提鎮者但當嚴飭屬官時時訓誡約束所管兵丁而于屬員中之能訓誡約束者加以奬勵薦舉其怠忽因循者加以督責參劾如此則營弁各盡其職掌兵丁各受其約束而酗酒

賭博之惡習自除矣伊都立所奏與該部所議均屬錯謬著將此本擲還另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伊都立議奏大同太原二鎮安設汛地一疏內稱如在汛兵丁有酗酒撒潑並犯賭博者專汛兼轄各官失於覺察及不能約束者應嚴加議處兵部議覆將專汛官定以革職兼轄各官定以降三級調用等語夫汛鋪兵丁散處各地人數甚多且飲酒賭博亦易犯之事而將專汛兼轄各官定以革職降調其處分不

亦過乎又從前兵部以鑲藍旗都統綽奇等奏摺遺漏列名將都統綽奇副都統馬蘭泰董吉納三員議以革職交刑部夫奏摺遺漏列名其過甚小乃不照定例而遽加以嚴譴有是理乎又署江南總督范時繹以南匯縣失盜一案該縣報稱有盜十數人該營報稱二十餘人遂以知縣勒減盜數題請革職並將按察司一併參劾夫失盜之初盜未緝獲人數多寡尚在未定安可據定勒減之罪乎此皆諸臣不能秉公持平而以私意揣

度朕衷似乎朕之為治好尚嚴厲者朕自即位以來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寛嚴賞罰之間祇此一理而愚昧無知之人
陳奏摺内往往將
皇考與朕之行事强為分別有春温秋肅仁育義正之語且
有以堯比
皇考以舜比朕者謂堯能容四凶舜能去四凶此論尤屬差
謬夫四凶之在堯世必有可容者而後堯容之其在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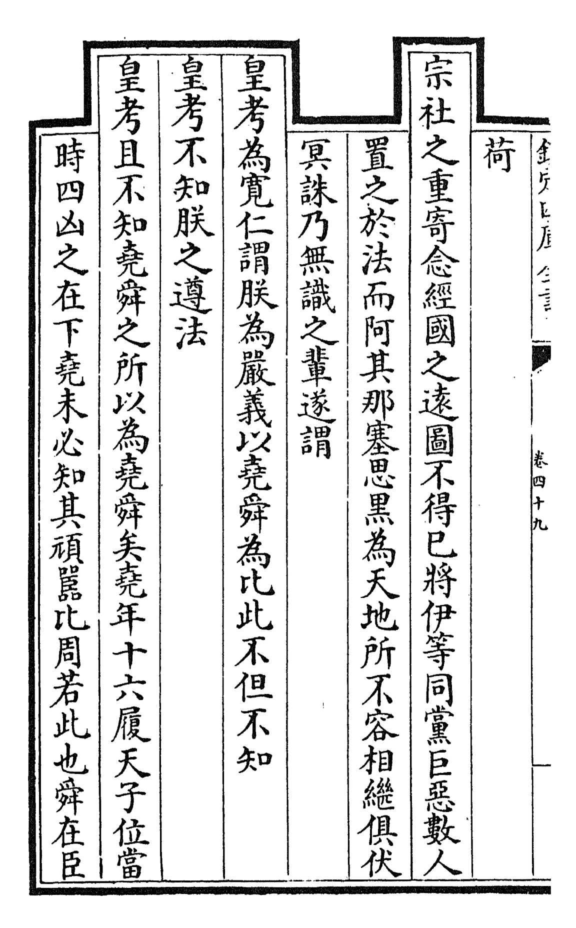
世必有斷不可留者而後舜去之考諸古史堯繼帝摯而立世代相承彼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者世為臣下其時雖有不臣之心而無不臣之迹此所以堯能容之也舜以人臣而登庸在位四凶之心傲然不服遂行其凶慝肆其惡言且不可教訓舜知其斷不可容故不得已而去之使堯舜易地則皆然也如阿其那塞思黑之在

皇考時悖逆之心固已顯然昭著然尚不敢於大廷廣衆公

然肆行其悖逆之語此與四凶之在堯世有不臣之心而尚無不臣之迹同也是以

皇考姑容之朕以藩封繼承大統彼阿其那塞思黒之視朕猶四凶之視舜也遂肆其欺罔恣其傲犯種種逆迹不可枚舉且敢公然於王公大臣之前詛呪詈駡此與四凶之在舜世悍然肆其不臣之迹同矣夫舜之去四凶豈有些微嫌隙私怨於其間哉蓋殛放姦回為世道人心計耳故史稱舜流四凶族於是四門闢言無凶人也

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從旁觀看凡黨惡渠魁潛蓄邪謀背公枉法之事靡不洞悉今受
皇考付託之重既知習俗流弊關係甚鉅如坐視而不為整理朕實不忍是以屢降諭旨諄切開導冀其悛改四年於茲矣而阿其那塞思黑及同黨之巨惡數人自知平日叛逆之罪為朕所深知必不能逃於誅戮而怙惡之念愈堅不但不肯悛改且至肆無忌憚正如左氏傳所謂四凶者告之則頑舍之則嚚誣盛德而亂天常也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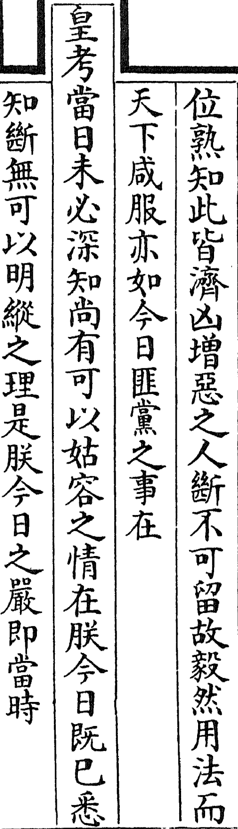
荷

宗社之重寄念經國之遠圖不得已將伊等同黨巨惡數人置之於法而阿其那塞思黑為天地所不容相繼俱伏冥誅乃無識之輩遂謂

皇考為寛仁謂朕為嚴義以堯舜為比此不但不知

皇考不知朕之遵法

皇考且不知堯舜之所以為堯舜矣堯年十六履天子位當時四凶之在下堯未必知其頑嚚比周若此也舜在臣



位孰知此皆濟凶增惡之人斷不可留故毅然用法而
天下咸服亦如今日匪黨之事在
皇考當日未必深知尚有可以姑容之情在朕今日既已悉
知斷無可以明縱之理是朕今日之嚴即當時
皇考之寛而鄙陋無知之人以
皇考為仁以朕為義何其謬歟朕為世道人心太平長久之
計出於萬不得已並非因當日有私忿宿怨而為報復
之舉也倘或當日稍有睚眦之隙則諸王大臣及八旗

人等豈有不知者乎朕行政賞罰悉遵
皇考典章如臺灣叛案誅止渠魁其同姓牽連異地各處者
咸與寛宥至青海逆番除一二人正法外餘黨悉與更
新此豈非法
皇考之寛仁乎即如當日鼇拜獲罪查其贜私至二千餘金
鼇拜云贜至二千金罪應伏誅昨年羮堯之贜私且至
數百萬矣然則以年羮堯之正法為嚴乎鼇拜蘇克薩
哈身罹重罪而其子孫俱蒙

皇考寛宥且加恩録用豈非嚴所當嚴而寛所當寛乎帝王為治之道有應寛者則用寛而非廢法應嚴者則用嚴而非濫刑古人云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惟寛嚴得當乃為相濟若不論其事之當否但今日從寛明日從嚴以一時之寛濟一時之嚴以一事之寛濟一事之嚴非惟不能相濟必致庶務咸失其宜矣譬如醫家之用藥參苓芪术可用為調養之資遇風寒結熱之症必須解散發表之劑設病與藥相左則必致於傷生至疾病既除

而猶用解散發表之藥則又刻削太甚矣所謂因症製方惟其當也朕經理萬幾用寬用嚴皆因其人之自取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惟斟酌情理之至當而行之天下惟有一理諸臣須知朕今日之義即

皇考當日之仁朕今日之仁即

皇考當日之義道無二致同歸一中因時制宜使得其平此

聖人所以言平天下也朕臨下御衆悉本至誠爾內外諸臣亦當以至誠事朕勿存一毫虛假詐偽之念倘早

潦歉收而妄稱年穀豐稔盜賊藏匿而妄稱訟減獄清此等粉飾詼詞皆大有關於民生吏治爾等果能體朕之心務實存誠秉公持正去私心揣度之陋習佐寛嚴得中之雅化行之恒久將刑措之風可以復見而太和翔洽民物長春永登郅隆之盛治實朕之所期望也為此曉諭内外臣僚俾咸知朕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九